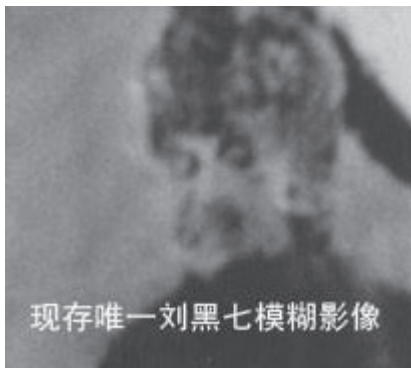


## 57 劉黑七 張黑臉

劉桂堂，字興田，山東省費縣人，因其曾與另外七名匪徒結拜異姓兄弟，排行第七，加之膚色黝黑，故而得了個諱號「劉黑七」，其弟叫「劉黑八」。劉匪五短身材，頭大體胖，家鄉人說他是烏龜托生，叫他「烏龜精」。劉為匪二十九年，擾掠十六個省，作惡多端，殺人無數，是山東最大的匪梟。

劉桂堂出身貧寒，一九一五年起在抱犢崗落草為匪。一九一六年，山東督軍張懷芝大舉剿匪，劉黑八被打死，劉黑七逃上抱犢崗。一九二二年，山東督軍田中玉派兵包圍抱犢崗，劉

悍匪劉桂堂



现存唯一刘黑七模糊影像

黑七被打垮，投靠匪梟孫美瑤，當上孫的馬弁，曾參與一九二三年震驚全國的「臨城劫車案」。孫被招安後伏法，劉夥同另一匪首「張黑臉」，網羅殘匪，不足千人，另起爐灶，竄往大小珠山、蒙山、天寶山、薛莊、方城、白埠一帶為禍。不久劉、張分股，張轉進江蘇，劉留在山東，以魯南山區為巢穴，嘯聚山林，打家劫舍，聚眾千人，自稱「劉團」，至一九二八年已發展到萬餘人，再加上「吃潮子的」（土匪黑話，意即跟著土匪趁火打劫的人），約有一萬五千人，橫行蒙山方圓數百里。土匪中流傳順口溜：「要使錢，上劉團」、「跟著師長到處串，給個縣長都不幹」，足見劉匪劫財之多。

一九二八年，北伐期間，劉匪在魯南被何應欽招安為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新編第四師，劉任師長，下轄四個旅。何應欽、湯恩伯、顧祝同等均出席在騰縣舉行的收編儀式。劉以「北伐先遣軍」名義，堂而皇之地開出魯南山區，在全省兜了一圈，誇官耀職，風光一番，奈何匪性不改，仍侵擾百姓。一九二九年二月，楊虎城軍奉命在莒縣痛擊劉匪。一九二九年蔣馮之戰，劉匪在唐生智指揮下，於豫西禹縣重挫孫良誠軍，受到蔣介石的嘉獎。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戰前夕，劉匪被閻錫山重金收買，倒蔣投閻，被委以第二十六軍軍長，下轄三個師，官愈作愈大。中原大戰後，張學良擁兵入關。劉匪又棄閻投張，被委以第六混成旅旅長，駐紮河北大名。一九三一年，石友三出師討張，劉匪起而回應。蔣命劉峙督三師一旅之眾圍攻劉匪於大名，血戰數日，劉匪大敗，率殘部二千人突圍，於八月下旬逃至魯西。二十八日，劉匪抵達鄆縣，韓復榘派第二十二師師長

谷良民指揮所部第八十六、八十七旅、騎兵旅及魯西民團軍一路圍追堵截。劉匪狼狽竄回魯南山區。

劉匪撤回巢穴，休養生息，重整旗鼓，很快又發展到八千多人，並與匪梟「張黑臉」、「郭馬蜂」等合股，匪徒達萬餘眾。據曹福林師長報告當時魯南匪情：「劉黑七」股約八千人，「張黑臉」股約二千人，「郭馬蜂」股約五百人，尹士貴股約五百人，尹士喜股約三百人，楊光勝、李鵬軍、「大老石」等股合計約七百人。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劉匪一部千餘人攻入日照縣城。民團軍及警衛隊竭力抵抗，終於城破人亡，商民被殺者數百人，城內房屋多處被焚毀。

韓復榘擬對劉匪剿撫並施。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一日，韓復榘在濟南召集所部師、旅長舉行剿匪會議，嚴令各部務必將轄區匪患肅清，當使魯省三年後絕無匪跡。二十日，韓發布剿匪令，命展書堂師追剿竄回魯省之劉黑七股匪；喬立志師圍剿抱犢固之張黑臉股匪，谷良民師協剿；謝本賢之魯南民團軍剿辦臨沂、蒙陰一帶郭馬蜂股匪。

同時，韓復榘又派員與劉匪接洽，談判收編事宜。幾經周折後，十二月六日，山東省政府正式宣布收編劉黑七、郭馬蜂等股匪。十三日，劉匪派代表赴濟南談判具體收編辦法。議決劉部集結於長清、高唐、夏津待編，軍餉由省府籌措。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劉桂堂、郭馬蜂、尹士貴

等部奉命在大汶口集中，乘火車赴魯北高唐點驗。第三路軍參謀長李宗弼、第二十二師師長谷良民率隊前往大汶口監視。

谷良民在會見劉桂堂之前，先派參謀長陶慶海去大汶口與劉接頭。劉送給陶一把手槍以示好。谷在濟南向韓復榘請示機宜後，於返回兗州師部途中，在大汶口車站下車。劉將谷一行接到其住處——車站外一家客棧裡。劉將匪梟郭馬蜂介紹給谷，說：「一提起郭馬蜂來，人們都嚇得不得了，師長，你看看，郭馬蜂像個莊戶孩子一樣，有什麼怕頭？」谷向劉傳達了韓的意見，說明收編後所部軍裝、槍彈、糧餉與正規軍一樣，開往高唐、夏津等縣駐防，協助維持地方治安。劉聽了很滿意，他說：「主席收編我們很好，我們跑到什麼時候算完呢？我們也跑夠了。我是一個條件，主席無論待我多麼好，在三年以內，我是不見他的。」谷答：「沒什麼，我跟主席說，見不見一樣。」次日，劉備一桌酒席，請谷一行吃飯，坐陪的有郭馬蜂等土匪頭目。飯間，在酒酣耳熱之際，劉對谷說：「今天魯南的土匪頭子，除了張黑臉都齊了。要不是主席招收咱，怎麼能到齊呢？」又接著說：「我們在這裡集合隊伍，這裡人很好，一切供應得很齊全，又給我們送萬民旗、萬民傘，再好沒有啦！我集合大家說，咱在外邊當土匪，這些年不知幹了多少傷天害理的事。來到大汶口，人家好好得招待咱，有給咱送萬民旗、萬民傘。我們就要收編了，咱們就是好人了呀！成了正式的隊伍啦，可把這賊名扔掉啦！」說得大家都笑了。（註一）

（註一） 萬恆祥：《收拾劉黑七述略》，《一代梟雄韓復榘》，第一百三十四頁。

劉黑七十分狡猾，其實他對韓復榘的承諾並不放心，唯恐在調動之際被韓軍一網打盡，故而遲遲不肯率部登車，復於二十一日再派代表赴濟南謁韓。韓為打消其疑慮，乃以本人照片分贈劉、郭（馬蜂）、尹（士貴），並鄭重聲明：「本人對諸位如有歹意，可執此照片登報侮辱之。日來諸位對登車開跋似有懷疑，余可派內人隨軍押車開跋，以示誠意。」二十五日，劉、郭、尹等股匪始兵分兩路，由大汶口向魯北高唐等地開進。

韓復榘密令泰安縣長周百鏗，在劉匪途經泰安時誘其進城，相機捕殺，並以駐軍第二十師五十九旅一一八團（團長滕運榮）圍殲匪眾。劉匪進至泰安城郊，駐鐵路以南之舊鎮、王莊等村。周攜禮品前往熱忱相邀，請其入城赴宴、休息。劉匪再三婉言謝絕，貌甚謙恭，不似匪類。當夜劉匪即率部遠去，次日經石灰窯溝北上，突遭陳學懜率道朗鎮各村聯莊會員堵截。劉匪下馬作揖善言借路而去。事後，周向韓陳述經過，請求處分。韓曰：「這次捕不成也好，以後再說。劉黑七詭計多端，替身很多，說不定抓住個假的，反而打不了皮狐狸一腚臊。」（註二）

二月十三日，省府常會決定，以劉桂堂部改編「山東新編警備軍」，下轄四個旅，韓復榘任總指揮，劉任副總指揮。十四日，韓派第三路軍軍事教育團團長程希賢赴高唐點驗劉部並訓話，略謂：英雄不怕出身低微，程咬金、秦瓊等皆出身綠林，但位至國公。大家已歸正果，望努力平

（註二） 嚴承飛：〈誘捕劉黑七密聞〉，《山左鴻爪》，第五十六頁。

內亂，禦外侮云云。(註三)

三月初，流竄於蒙陰一帶的張黑臉股匪二千餘人亦與當地民團軍接洽投誠。師長谷良民向韓復榘請示辦法。韓准其投誠，並予以收編，令所部向魯北高唐集結待編。

至此，魯南匪患暫告平息。

但是好景不長，劉黑七匪性不改，駐紮高唐期間，不聽調遣，惹是生非，要槍要糧，動輒鬧事。韓復榘忍無可忍，乃下令停發劉部軍餉，密擬將劉部繳械。劉偵知，於六月率部突圍北上，遁入河北省，再度淪為流寇。韓盛怒之下，將劉匪駐濟聯絡處人員全部處決。

九月上旬，膠東匪患加劇，韓復榘派軍隊開赴膠東剿匪，在濰縣、高密一帶集結五萬兵力，韓本人亦親往濰縣督剿。盤踞膠東之第二十一師師長劉珍年竟不准韓軍入其防區剿匪，成為嗣後導致「驅劉之役」的緣由之一。韓暫無暇顧及叛逃之劉匪。

劉黑七經河北轉進熱河，迫使熱河省政府主席、東北軍將領湯玉麟讓出開魯、林西等縣為其防地。不久，劉又與日本人接上關係，被日軍方委以「滿洲國第三路軍總指揮」，下設三個「軍」。一九三三年六月，劉又擺脫日本人控制，投靠宋哲元，被宋任命為頗有諷刺意味的「察東剿匪司令」。不久，馮玉祥在張家口組建「抗日同盟軍」，劉亦加盟其中，被委以第十七路總指揮。劉部在前敵總指揮吉鴻昌指揮下，為收復察東失地還打了幾個勝仗，受到馮的讚許。八月，「抗日

(註三) 呂偉俊：《韓復榘傳》，第一百五十頁。

同盟軍」解散，馮離開張家口，被韓復榘接回山東。劉又與宋鬧翻，率部朝東南方向流竄。宋派兵追剿。劉從察哈爾經熱河、河北，南下河南南陽，一路橫行無阻，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匪股又擴充至一萬多人。劉匪在河南終是外鄉人，難以立足，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又竄回山東。

劉黑七原擬重返魯南山區，重整旗鼓。韓復榘早在一月份即派飛機偵察劉匪回竄魯境之動向，預先調兵遣將，在魯西嚴陣以待：以孫桐萱為魯西警備司令，谷良民為副司令，率部駐防濟寧、兗州；以李宣德騎兵旅警戒津浦路，布置在大汶口、泰山一線；以馬貫一旅擺在大汶口以西。三月二十一日，韓親率手槍旅兩營赴泰山督剿。

自三月二十一日起，韓軍與匪部先後在梁山、鄆城及泰安西鄉安駕莊接戰三次，將匪擊潰。劉匪連遭三創，萬餘人損失過半，僅餘四千人，向長清縣逃竄。二十三日，劉匪在長清縣之萬德被韓軍包圍。二十四日，劉匪突圍，分股流竄，其中一大股又竄長清，在萬德與第二十師及手槍旅遭遇，又死傷數十人，乃化整為零，由萬德竄入泰安山中。韓派兩旅入山追剿。劉部中堅皆為騎匪，行動迅捷，飄忽不定，韓軍雖嚴密圍堵，仍難免疏漏，至使劉匪殘部逃出重圍。

二十五日，韓復榘回到濟南，當晚即召集少校以上軍官訓話，同時下達第二階段作戰命令：馬貫一旅、運其昌旅繼續在山中追剿；李相臣旅趕赴博山堵截；兩列鋼甲車由津浦路開往膠濟路巡行，限期將劉匪剿滅。韓又將剿匪部隊統一編為六個縱隊，韓任總指揮兼第一縱隊司令，孫桐萱、曹福林、谷良民、李漢章、展書堂為第二至第五縱隊司令。二十七日，韓布告民眾，懸賞通

緝劉黑七。

二十七日，劉匪竄入萊蕪東南境，意欲返回蒙山老巢。第三路軍各路兵馬對劉匪兜剿。二十九日，劉匪逃至沂水，旋東亡莒縣，在東苑鎮一帶與運其昌旅遭遇，又折一部。三十一日，韓電諭各軍，務必全殲劉匪。四月一日，劉匪於莒縣山區再次陷入第三路軍重重包圍之中。二日，劉匪在大店西南之道口鎮遭受重創，僅餘二、三百人，倉惶南逃江蘇。

三日，劉匪陷江蘇贛榆縣城，為洩憤，極盡燒殺搶掠之能事，旋復撤出。江蘇省政府主席陳果夫電韓：請勿分畛域，飭軍繼續進剿。韓乃令谷良民率隊越境追剿。谷趕到蘇北，贛榆縣城已遭塗炭，當日即向韓報告。韓震怒，嚴飭各軍與蘇軍聯合作戰，務殲劉匪於蘇北。劉匪在蘇北搜羅一些當地土匪又擴充至四、五百人，在蘇、魯兩軍夾擊下難以立足。六日，又折回山東呂縣大店鎮附近。

韓復榘命令各路剿匪部隊向大店鎮疾馳。八日，劉匪北竄諸誠，意再東奔海口，轉去青島，接應彈藥。韓恐劉到青島後，引起國際爭端，除令所部全力堵截外，再電青島市長兼第三艦隊司令沈鴻烈派兵協剿。沈出動軍艦封鎖海域，中央空軍也派飛機入魯協剿。劉匪無法靠近海口，只得沿濰河北竄。此後在高密、諸城、安丘等地處處遭截擊，小股被地方民團軍消滅，大股向東南竄去。

韓復榘在濟南獲悉劉匪又從安丘逃遁。怒不可遏，擬親赴前線督剿。韓趕到火車站，一隻腳



踩在—列即將開動的火車車廂踏板上，大聲疾呼：「這麼幾個土匪都打不了，我們還有什麼臉再幹！」眾隨從拉住他，說：「如主席真要去，可備專車，這班才車就要開了。」韓連呼：「備車！備車！」終於被左右拉回出站。韓回到省府，隨即召開緊急會議，聲淚俱下：「究竟我們還想幹不幹？」部屬皆為之動容，當即紛紛表示：「請主席放心，我們決心在短期內將劉匪消滅！」<sup>（註四）</sup>韓通令全軍：不滅劉匪，不發軍餉！

會後，韓復榘將親眷送回冀省原籍，他本人也搬出省府，下榻商埠一間旅館，聲稱若不能肅清沂蒙山區土匪，就通電下野。事實上，韓也並非故作姿態，他確於四月十五日致電林森、汪精衛、蔣介石，請求辭職。林、汪、蔣分別覆電挽留，同時對韓極表嘉獎。韓再回電堅辭，有一體力不支，不敢誤國」等語。及二十二日，蔣再覆電挽留，韓方打消辭意。<sup>（註五）</sup>

其間，韓軍分三路對劉匪窮追猛打，劉匪二度竄入江蘇。復折回山東，沿臨沂、莒縣交界之大道，拚命北竄，如過街老鼠，一路挨打，最後只剩不足百人。眾匪徒終日疲於奔命，十幾天不得寢食，在馬上睡眠惺忪，搖搖欲墜，發長遮臉，面無人色，身上所攜從江蘇搶來的成捆鈔票，早被汗水浸透，黏在一起，揭不開也看不清了。劉黑七見大勢已去，遂將殘匪交其「師長」劉懷志帶領，自己則化裝潛逃。

（註四） 呂偉俊：《韓復榘傳》，第一百五十二頁。

（註五） 《山東民國日報》，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劉黑七在逃亡路上遇到一青年農民，用獨輪車推著老娘趕路。劉上前搭話，主動幫那人推車，並拜其母為乾娘，一路食宿盤費全包。母子二人以為遇上好人，感恩不盡，途中遇有官兵盤查，老人則為之掩護，謊稱劉是她兒子。(註六)劉於二十二日乘漁船從海上亡命天津。

劉黑七逃亡後，劉懷志率殘匪藏進莒縣香爐山、狼窩山。二十四日，谷良民師長率部在望海樓將殘匪全殲。

劉匪此次竄魯，從三月十七日至四月二十四日，歷時三十九天。

劉黑七逃至天津，潛居日租界。韓復榘以二萬元和中校副官的軍職買通劉舊部連長徐一龍，命其偕劉耀庭同往天津刺殺劉匪。五月二日，劉、徐二人潛入天津日租界，乘劉匪賭博之機，劉耀庭舉槍向其射擊，瞬間打光一梭子彈。劉匪中彈倒地，經醫院搶救，保住一條命。

抗戰爆發後，劉黑七在天津投靠日寇，認賊作父，被委以「皇協軍前進總司令」，隨日軍開進山東。是時，韓復榘已被蔣介石所殺。劉在日軍卵翼下，順利開進膠東，又發展到三千多人。不久，日本人企圖通過「整編」吃掉劉的隊伍。劉與日方決裂，一九三八年底，以「反正抗日」名義，進入魯中地區。蔣將劉部收編為第三十六師，劉為師長，歸蘇魯戰區總司令于學忠節制。駐軍費南、費北兩縣。一九三九年春，劉回竄其魯南老巢大平邑。一九四〇年春，劉部又擴充至七千人槍。

(註六) 張占軍：《山東巨匪劉黑七》，《費縣文史資料》，第二輯。

一九四三年，山東省主席何思源從山東赴大後方，途經費縣，在劉的防區住過兩天。劉向何講述當年被韓復榘窮追猛打的情形，極口稱讚韓的認真負責精神。他說：「那時如果其他各省負責人有一位像韓先生那樣盡力，我們早就在外省被消滅了，至少也要被打散，也不至於在家鄉丟醜了。」（何理路：〈韓復榘在山東〉，《縱橫》，第四十九期，第三十九頁。）原來，劉一九三四年竄回山東後，曾計畫要創建一個類似冀東漢奸政權那樣的局面，以「成家立業」。不料遇到韓復榘這個大剋星，以致一切夢想都付諸東流。可以說，韓不僅除了一股悍匪，還使日本人的一个大陰謀成為泡影。

劉黑七在魯南站穩腳跟，又開始瘋狂殘害抗日軍民，製造「蒙山無人區」。一九四三年夏，劉接應入魯之李仙洲部劉春嶺師被八路軍擊敗，逃回津浦路西，一度陷於孤立，再次暗中投降日軍，被編為汪偽榮子恆「和平救國軍」第十軍第三師，劉任師長。劉明里是中央軍第三十六師師長，暗地裡是「皇協軍」司令；他的軍隊打著「白日」、「紅日」兩種旗號；有「灰色」、「黃色」兩套軍裝；吃著中央軍和偽軍的雙餉，詭譎變幻，一至於此。老百姓都叫他「雙保險」。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八路軍魯南軍區秘密調集兩個主力團和地方武裝，長途奔襲，包圍劉黑七師部所在費縣西南東柱子莊及其周圍據點。在激烈巷戰中，劉化裝成農民，企圖混出包圍圈，被八路軍五團四連士兵郝榮貴當場擊斃。

張家棟，山東省嶧縣人，因面色黑而有諱名「張黑臉」。一九一八年落草，追隨巨匪王玉棠，王死後，升為頭目，後與匪梟孫美瑤「對碼子」（合股），曾參與一九二三年震驚全國的「臨城劫車案」。孫伏法後，張夥同另一匪首「劉黑七」遁入蒙山，另起爐灶。後張、劉分股，各立山頭，張以大、小珠山為巢穴，劉則盤踞抱犢固，橫行魯邊區，殺人數千，劫村五百餘。一九二七年，一度攻占莒縣、沂水縣城。匪首郭馬蜂、尹士貴、尹士喜皆追隨驢尾。

一九三一年春，山東省主席韓復榘嚴厲清鄉，張黑臉在魯南無立錐之地，流竄蘇北，劉黑七被逐往熱河。是年秋，張、劉二匪又分別從河南、江蘇竄回魯南山區，再度合股，匪眾達萬餘人。韓復榘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一日，在濟南召集所部師、旅長舉行剿匪會議。嚴令各部務必將轄區匪患肅清。二十日，韓發布剿匪令，命展書堂師、喬立志師、谷良民師及謝本賢魯南民團軍全體出動，圍剿魯南山區股匪。

韓復榘對土匪剿、撫並施，在揮舞大棒的同時，也小心翼翼地伸出胡蘿蔔。歲末，劉黑七首先被招撫。

韓復榘指令一位元曾在北洋軍當過師長之楊某與在劉黑七手下任「副師長」的夏子明進入沂蒙山，招撫張黑臉。谷良民師長具體負責此事。雙方經過數次磋商，一九三二年二月，張匪終於同意接受招撫，條件是將所部編為一個混成團，張任沂蒙山區剿匪總指揮兼混成團團長，軍餉由省政府調撥。

六月初，據當初的協議：張黑臉股匪二千餘人應六月八日於騰縣上火車赴大汶口，再轉高青更換軍裝和武器，訓練三個月後駐防棗莊。張匪為防不測，故意臨時將雙方約定的登車時間提前一天，登車地點也改在騰縣以南之南沙河車站，並請夏子明提前通知騰縣縣長到騰縣車站迎候。

六月七日，即張黑臉股匪登車之日，騰縣縣長趙傳江不敢露面，請縣公安局局長苗自瑞及縣商會會長許連周代其前往騰縣車站。是日，車站附近的商民一律關門閉戶，街上空無一人，氣氛極為緊張。當張匪乘坐的火車徐徐開進騰縣車站時，各車廂的匪徒都子彈上膛，槍口對外，如臨大敵。車停穩後，自車首下來一人，身著大褂，頭戴禮帽，手執短槍，此人即是張黑臉。張在月臺上，與前來迎接的苗、許等人一一握手，隨即登車匆匆北上。

不知是張黑臉得到探報，還是突生不祥預感，火車將要到達兩下店車站時，突然停下來，車首響起一陣機槍聲。張匪對押車的楊某及夏子明說：「我們還有事要辦，至於招安的事，停兩天再請二位來商量。我們是講義氣、重朋友的，還請二位暫且回去吧。」旋呼嘯一聲，率眾匪棄車，向東南竄入山中。（註七）

那麼，韓復榘是否真的為張黑臉設下圈套？據曾在韓部第二十二師谷良民部師部擔任上尉參謀的萬恆祥回憶：一天傍晚，谷師長悄聲告訴他：「你快派直屬營速到（兗州）車站去，咱們馬上就上車站。」隨即傳部隊緊急集合。到了車站，谷又悄聲對他說：「主席有電話，說張黑臉匪

（註七） 郭宗正：《韓復榘山東剿匪記》手稿，第八頁。

部今已在鄒縣車站，準備去大汶口集合，叫我們在兗州東南的大橋上解決他。」陶慶海參謀長在大橋西側布置了伏兵，從黃昏時分一直等到深夜十一點，始終未見張匪蹤影。

後據探報得知，張匪已於下午八時左右在距兩下店不遠的地方下車，向東南逃竄。谷當即通過電話向韓作了報告。(註八)

韓復榘聞知張黑臉匪幫嘩變，即令展書堂師與魯南民團軍合力追剿，張匪逃至江蘇贛榆。九月，張匪乘韓軍調動之際，重返魯省，搶掠沂水等縣。韓再令展師運其昌旅進剿，將張匪趕走。此後，張匪一直在蘇魯交界處流竄作案。一九三四年秋，張黑臉匪幫終被全殲，但張黑臉本人下落不明。

張黑臉逃離山東，潛入蘇北，易名張建勝，秘密往來於懷遠縣之煤窯、靈壁縣之辛集、蚌埠之新馬橋及浦口，值可謂狡兔「四」窟。

一九三五年四月，韓復榘限特別偵探隊第一大隊大隊長劉耀庭在一月之內將張黑臉捉拿歸

(註八) 萬恆祥：〈收拾劉黑七述略〉，《一代梟雄韓復榘》，第一百三十五頁。

專載

●主席語災民一

親愛的同胞們：

這天黃河決口，你們的田地、房屋、家產，都被大水淹沒，現在變成無家可歸的災民了，當然，在這個時候，所有日常的生活，譬如衣食住等等，都不如以前在家中一樣的好，我知道大家追想從前的快樂，是覺得非常痛苦的，就是我也認為這是很可悲痛很可憐的事，所以隨時隨地都在設法想把決口早日堵築起來，並且想發大宗的賑款，使大家的生活，都得到一個相當的解決，這在以往和現在進行的事實上，大家該可以相信吧！不過，大家在這種困苦的環境當中，總得有個應付環境的辦法，所以今天特別提出三件事，請戒語或各位：

(一)要守紀律！紀律是維持社會安甯秩序的，任何人都要遵守，大家不要以為自己是災民，受了政府的優待，變成一種特殊階級，可以隨隨便便，這不但減少社會的同情，且為國家法令所不許可，所以各位對於收容所規定的辦法，對於國家社會的公共紀律，都要切實遵守。

(二)要聽話！各縣市的收容所，對於各位日常生活的維持，都是認真經營的，他們為實行一種規定的辦法起見，對於各位不能不有一種指揮命令，或者，有些管不過去的地方，隨便說幾句，這是他們的職責所在，並不是故意刁難，希望各位誠意的接收。

山東省政府公報 專載

八十三

韓復榘告災民書。

案。劉帶幾名探員化裝南下，先到靈璧辛集，獲知張匪剛離開不久，在打聽到張匪藏身之處後，便直撲蚌埠市郊新馬橋村張匪義子孫業文（綽號「孫蠻子」，也是土匪）家。五月三日，劉帶四名探員先與駐新馬橋之鐵路員警班接洽，請派十五名保安隊在村外布防。入夜，一探員扮作送信人闖入孫家，詭稱有保安隊多人入村，擬捕「師長」（即張匪），望速設法營救。孫大驚，急去後院茅屋報告張匪。探員尾隨而入，突然高呼：「張師長！」張匪猝不及防，隨聲答應。探員打開手電筒，只見張匪正躺在屋內草鋪上。張匪頓悟有詐，欲尋槍頑抗，早被探員用手槍抵住胸口，束手就擒。張匪起初不肯招供身分，經過一個多小時訊問，始供認不諱，並交出手槍兩支。探員事先還偵知，匪首劉玉珍（劉二麻子）也匿居該村，便對張匪謊稱：「此事是劉報告。他將得到五百元之賞金。」張匪大怒，當即引探員到劉家，劉匪也一併被捕。劉耀庭連獲二匪，一面電韓報捷，一面將三匪於五日押回濟南。

五日晚，韓復榘在省府親自審訊張黑臉。

韓：「你就是張黑臉嗎？」

張：「是。以前的事（指嘩變）太對不起主席了。」

韓：「你為匪多少年？」

張：「自民國七年起。」

韓：「已將近二十年了。」

張：「不過十數年。」

韓：「聞你已做買賣？」

張：「賣豆餅。」

韓：「你為匪多年，應有好多錢，還做這等買賣？」

張：「回主席，幾年來雖曾見過五、七萬銀錢，但南來北往的朋友多，全應酬了。幹這種事非如此不可，不然能有許多人跟著幹嗎？」

韓笑了笑：「好，你也是好漢一條！」

張低頭：「不敢，不敢……」

(註九)

六日，韓復榘下令將張黑臉三匪押往侯家大院操場南磚瓦窯後槍決。

(註九) 呂偉俊：《韓復榘傳》，第一百五十五頁。



山東省府內前巡撫院署大堂。韓復榘曾在堂前大院內公開審案。



一九三三年臨沂地區水災，圖為轉運災民之船隻及汽車。

